

讲演

◀ （上接 9 版）

有的代名词。

3.从地理与名物的角度

以上举出的例子都明确提到了印度，然而我们在贺拉修诗中还看到一些名物与地理词语，虽然并未明说与印度有关，然而仔细考察起来，却是与之密切相联的，而且可以佐证我们前面列举的诗人诗中对印度更为明确的表现。《赞歌集》第一卷 22 首是集中最脍炙人口的诗篇之一，诗中说诗人“全真于生活远罪孽而纯洁”，故而无论走到哪里都无须武器自卫，这里是头二章：

Integer vitae scelerisque purus
non eget Mauris iaculis neque
arcu
nec venenatis gravida sagittis,
Fusce, pharetra,

sive per Sartis iter aestuosas
sive facturus per inhospitalem
Caucasam vel quae loca
fabulosus
lambit Hydaspes.

全真于生活远罪孽而纯洁，
他便无需毛利的弓与标枪，
也不要箭囊因荷浸毒的箭
而沉重，伏苏，

不管他将在叙提的酷暑中
旅行抑或穿过没有客舍的
高加索或多传说的吠陀河
冲刷的地方。

诗中提到的“毛利”（Mauri）并非是新西兰的“毛利”（Maori），而是非洲靠近大西洋处毛利坦尼亚的那个毛利民族，中文过去根据英文 Moors 译作“摩尔人”，这是因为中文起初翻译外国名物地理时一方面主要依赖英文，另一方面不知名词背景所造成的一名多译现象之一。诗人说自己因为生活全真不受玷污，故而赤手空拳去天南地北都不怕。贺拉修诗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几乎从不用抽象概念，说武器必须

要具体到某一部落或人民所操具体哪种兵器，说远方必须要罗列具体的地点，什么山什么河等等。所以在这里，说天南地北，地北就用高加索来表现，天南就用吠陀河来表现。高加索大家都知道，但是吠陀河究竟在哪里呢？

吠陀河 (Hydaspes) 拉丁文本希腊文 Ὑδασπες，梵文作 Vitastā 或 Vetastā，是印度河一个支流，流经今巴基斯坦及印度旁遮普，《梨俱吠陀》(Rigveda V, 19) 把它列作可使人超生之大川之一，但是未见于传世的汉译佛教典籍。说这个地方“多传说”（fabulosus）是一个泛指，并不是专指吠陀河多传说，而是指印度乃至南亚地区多传说。西洋古时盛行印度风物人情传说，尤言其地多奇兽，例如普利尼 (C. Plinius Secundus, 公元 23—79 年)《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VIII 31 处，说印度盛产许多神奇的东西，其中最神奇的之一是一种独角兽，身体像马，头是鹿、脚是大象、尾巴是猪的样子，咆哮起来声音很沉重，一只黑色角从前额长出来，很难被抓到。这就与前面总结的古罗马人对印度的认识中的两条联系起来了，一是希腊和罗马人对印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仰仗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所获得的情报，另一方面就是情报常常很模糊，事实与传说混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神话传说。

再看《赞歌集》第二卷第七首。贺拉修曾留学雅典。虽然当时罗马早已在武力上完全征服了希腊，但是文化上还是要以希腊人为师，所以去希腊留学是当时的时尚。就在他留学期间，公元前 44 年，犹流·凯撒在罗马被刺杀，刺杀他的阴谋集团首领是布鲁图 (Brutus)，布鲁图本以为杀了凯撒之后罗马人民会支持他，然而凯撒被刺，却反而获得民众同情。局势对阴谋集团十分不利，于是布鲁图党人就逃到希腊。正在那里留学的贺拉修与他结识，年轻的

贺拉修同情共和派，随即加入了布鲁图阵营，被授予很高的军职 (tribunus militum)，翻译为参军。然而两年后，公元前 42 年，屋大维率罗马军队在马其顿的腓力比 (Philippi) 大败布鲁图的共和军，布鲁图兵败自杀，诗人在战乱中弃甲奔逃。直到后来至尊大赦天下，诗人才回到罗马，从此不问政治，开始写诗。十多年之后，当年共同效力于布鲁图的一位老友庞培·法罗 (Pompeius Varus) 自海外归来时，诗人写了一首诗表达重逢之喜，诗的上二章是这样说的：

O saepe mecum tempus in
ultimum
deducte Bruto militiae duce,
quis te redonavit Quiritem
dis patriis Italoque caelo,

Pompei, meorum prime
sodalium,
cum quo morantem saepe
diem mero
fregi, coronatus nitentis
malobathro Syrio capillos?

II 7, 1–8

哦几度共我在布鲁图统帅
的军中身陷绝境的人儿啊，
谁交还你这居林人给
神祇、父国和意大利天空？

庞培，我众多伙伴中的首位，
同谁我几度以酒消磨永日，
搽叙利亚多摩罗跋香
而光亮的发上戴着花环？

居林人是罗马人的别称，首章表达诗人的惊喜，二章回顾昔日的快乐，说那时曾一同把酒为欢。古希腊罗马人有在节日或欢庆宴饮场合佩戴花冠树枝的习俗，常见的有玫瑰花、月桂枝、桃金娘枝等等，可是这里说的“搽叙利亚多摩罗跋香”中的“多摩罗跋香”是什么东西呢？

原文 malobathron 为希腊文 μάλόβαθρον 或 μάλαβαθρον 转写，希腊文本梵文 tamāla pattra，义为多摩罗叶。普利尼《博物志》XII 59 说：“叙利亚亦

产多摩罗跋树，其叶卷曲，色如枯叶，可榨油，用为香膏，埃及出产愈盛。然产自印度者更佳；据说其地皆生于沼泽，如小扁豆，气味过于藏红花，色黑且糙，味略咸。”

罗马人以叙利亚为东方，一直有东方富庶多财宝的成见，是罗马人喜爱的奢侈品的来源地，所以诗人说多摩罗跋香是叙利亚的。普利尼也说叙利亚产多摩罗跋香树，不过又补充说印度产的更佳。那么诗中的多摩罗跋香究竟是叙利亚产的还是印度产的呢？首先让我们看看多摩罗跋究竟是什么东西。

多摩罗跋香也见于中国中古文献，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四《见宝塔品第十一》说：“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栴檀之香，充遍世界。”所以这里多摩罗跋的译名用的是《妙法莲花经》中的译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七《大方等大集经》第四卷说“多摩罗跋香，此云藿叶香”；法云《翻译名义集》(卷八)三十四《众香篇》“多阿摩罗跋陀罗”：“多，此云性；阿摩罗，此云无垢；跋陀罗，此云贤。或云藿叶香，或云赤铜叶。”两处说法已不尽相同。

那么多摩罗跋树究竟是种什么植物呢？仅依汉文佛教文献和类书恐怕未可确说。西方词典如 Liddell/Scott/Jones 所编《希英字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简称 *LSJ*) 或《牛津拉英字典》(Oxford Latin Dictionary, 简称 *OLD*) 等皆以为 μάλόβαθρον 拉丁学名为 cinnamomum tamala 或 albiflorum。Monier–Williams《梵英字典》(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辨 tamāla pattra 所指有二：一为 xanthochymus pictorius；一为 laurus cassia。*LSJ/OLD* 之 cinnamomum tamala 或 albiflorum 中文学名柴桂，树皮与树叶皆可制香，亦可入药，本产于印度、尼泊尔及中国云南等地；Monier–Williams 之 xanthochymus 为金丝桃科藤黄属植物，生于印度、东南亚，称 pictorius 者，是因为可用为颜料，其果皮亦可作香料；而 laurus cassia 即肉桂，欧罗巴古时常见，无须特地从东方进口，当非用此梵文代词所指。综观诸解，柴桂或藤黄属可制香料，且系异域特产，应该最符合诗意。

慧琳等以为藿香树（非中药之草本藿香 agastache rugosa），据称学名为 cinnamomum nitidum，与柴桂同属樟科，然非同种，与 *LSJ* 等说法接近，然而恐系以中国物种中之相近者附会。贺拉修诗歌德文版注释家 Adolf Kießling

更别生枝节，说印度人将其与 teja–patram 混同；而 teja–patram 是喜马拉雅银杉，银杉非香木，应非此处所指，Kießling 之说恐不确；另外一个德国注释家 Richard Heinze 揣测或是 Patschuli，广藿香，似乎又与中国的旧说比较接近。柴桂、藿香树、广藿香、藤黄诸说纷拏，很难确定为其中一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植物应该产于南亚地区，叙利亚只是这种香料的贸易中转站，而不是其产地。这个细节暗合前面列举的罗马人认为印度出产珍贵材料的通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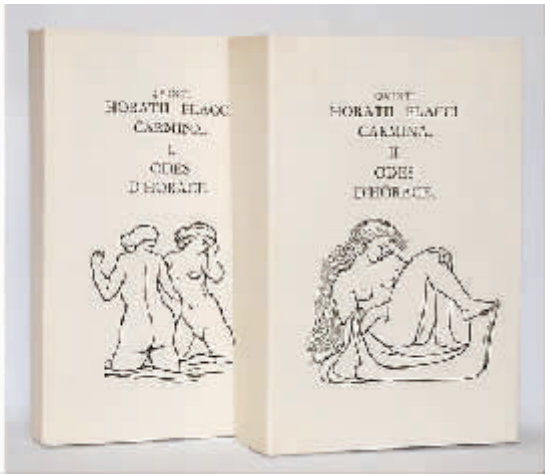
4. 印欧语诗法：先行法 (Priamel)

最后我要以一个诗学上印欧语共通的诗法先行法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赞歌集》第一卷第一首是给诗人的恩主、至尊的好友梅克纳 (C. Cilnius Maecenas, 公元前 68—前 8 年) 的献诗，在开头称呼了梅克纳之后，诗人罗列了时人热衷的各种活动，包括体育竞赛、从政、囤积居奇、自耕农对自己土地的热爱、行商从事海上贸易、喜欢享乐的人饮酒作乐、军旅生涯、狩猎等等：

sunt quos curriculo pulverem
Olympicum
collegisse iuvat, metaque
fervidis
evitata rotis palmaque nobilis
terrarum dominos evehit ad
deos;
hunc, si mobilium turba
Quiritium
certat tergeminis tollere
honoribus;
illum, si proprio condidit
horreo
quidquid de Libycis verritur
areis;
gaudentem patrios findere
sarculo
agros Attalicis condicionibus
numquam dimoveas, ut trabe
Cypria
Myrtoum pavidu nauta secet
mare;
luctantem Icaris fluctibus
Africum mercator metuens
otium et oppidi
laudat rura sui, mox reficit
rates
quassas, indocilis pauperiem
pati;
est qui nec veteris pocula
Massici
nec partem solido demere de
die spernit, nunc viridi
membra sub arbuto
stratus, nunc ad aquare lene

（下转 11 版） ➡



贺拉修《赞歌集》，1939 年，巴黎，二卷本，包含 125 幅木刻